

中国现代文学百大家

哟！丁约翰！她也非常喜欢

把当时所能搬运到脸上的笑

眼睛眉目都皱起来，她立刻停

下，今天看来，小个子，甜



上卷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直落大赤包感到冠家与英国

的字。丁约翰来自美国，那些

中国现代文学百文

中国现代文学百文，是《中国现代文学》系列丛书的第百部作品，也是该系列丛书的最后一部作品。本书收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百篇重要作品，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，全面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特色。



本书收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百篇重要作品，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，全面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特色。

本书收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百篇重要作品，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，全面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特色。

本书收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百篇重要作品，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，全面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特色。

本书收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百篇重要作品，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，全面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特色。



自强文库·中国现代文学百家

老舍

上卷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199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舍/老舍著;舒乙编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 1996.12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098-1

I. 老… II. ①老… ②舒… III. ①老舍-作品综合集②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0970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33.75印张 808千字 6插页

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-10100册

定价:42.00元(上、下册)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)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	舒 乙			
副主编	吴福辉	周 明	王智钧	
编 委	(以姓氏笔划为序)			
	于润琦	么志龙	王 信	王富仁
	王智钧	田娟华	刘慧英	严家炎
	吴福辉	周 明	林建初	钱理群
	舒 乙	樊 骏		



一九二七年摄于英国伦敦

舍 未

面，都不是為奇，值得注意的，便是英臣，才三
有聲勢的字。丁約翰來自英國府，那些東西未

英國府，這數大亦包感到冠家與英國便領有了

聯繫，一且可驕傲的聯繫！每逢她給客人拿出

咖啡或果醬的時候，她必耍再三的說明：「這是

英國府拿出來的！」英國府三個字彷彿粘

在她的口中，像口香糖似的那麼甜美。

見丁約翰揮着個瓶進來，她立刻停止了中

止丈夫，而把當時所能搬運到臉上的笑意全

運上來：「約翰！丁約翰！」她也非常喜歡約翰



老舍作品书影



老舍 (1899-1966)

生于北京，现代文坛巨匠。本书收入老舍先生的《骆驼祥子》、《猫城记》等长篇小说4部，中短篇小说10余篇，散文20余篇。老舍先生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30年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之一，以其独特的文体、风格、浓郁的“北京味儿”、幽默风，以至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，凝炼、纯净的语言，在现代作家中别具一格，其中《骆驼祥子》成为现代文学的不朽之作。



首批三十部书目

朱自清	曹 禺
叶圣陶	巴 金
萧 红	艾 青
萧 乾	艾 芜
茅 盾	郁达夫
王鲁彦	老 舍
李劫人	林徽因
何其芳	王统照
许地山	闻一多
凌叔华	沙 汀
彭家煌	徐志摩
张天翼	郭沫若
夏 衍	冰 心
鲁 迅	丁 玲
李广田	张恨水

本书编者 舒 乙

责任编辑 唐永平

装帧设计 阎志杰

文学百家



中国现代

目 录

长篇小说

二马	1
猫城记	233
骆驼祥子	376

长篇小说

二 马

第 一 段

1

马威低着头儿往玉石牌楼走。走几步儿,不知不觉的就楞磕磕的站住一会儿。抬起头来,有时候向左,有时候向右,看一眼。他看什么呢?他不想看什么,也真的没看见什么。他想着的那点事,象块化透了的鳔胶,把他的心整个儿糊满了;不但没有给外面的东西留个钻得进去的小缝儿,连他身上筋肉的一切动作也满没受他的心的指挥。他的眼光只是直着出去,又直着回来了,并没有带回什么东西来。他早把世界忘了,他恨不得世界和他自己一齐消灭了,立刻消灭了,何苦再看呢!

猛孤丁的他站定不走了。站了总有两三分钟,才慢慢的把面前的东西看清楚了。

“啊,今天是礼拜。”他自己低声儿说。

礼拜下半天,玉石牌楼向来是很热闹的。绿草地上和细沙垫

的便道上，都一圈儿一圈儿的站满了人。打着红旗的工人，伸着脖子，张着黑粗的大毛手，扯着小闷雷似的嗓子喊“打倒资本阶级。”把天下所有的坏事全加在资本家的身上，连昨天晚上没睡好觉，也是资本家闹的。紧靠着这面红旗，便是打着国旗的守旧党，脖子伸得更长，（因为戴着二寸高的硬领儿，脖子是没法缩短的。）张着细白的大毛手，拼着命喊：“打倒社会党，”“打倒不爱国的奸细。”把天下所有的罪恶都撂在工人的肩膀上，连今天早晨下雨，和早饭的时候煮了一个臭鸡蛋，全是工人捣乱的结果。紧靠着这一圈儿是打蓝旗的救世军，敲着八角鼓，吹着小笛儿，没结没完的唱圣诗。他们赞美上帝越欢，红旗下的工人嚷得越加劲。有时候圣灵充满，他们唱得惊天动地，叫那边红旗下的朋友不得不用字典上找不出来的字骂街。紧靠着救世军便是天主教讲道的，再过去还有多少圈儿：讲印度独立的，讲赶快灭中国的，讲自由党复兴的；也有什么也不讲，大伙儿光围着个红胡子小干老头儿，彼此对看着笑。

红旗下站着的人们，差不多是小泥烟袋嘴里一叼，双手插在裤兜儿里。台上说什么，他们点头赞成什么。站在国旗下面听讲的，多半是戴着小硬壳儿黑呢帽，点头咂嘴的嘟囔着：“对了！”“可不是！”有时候两个人说对了劲，同时说出来：“对了。”还彼此挤着眼，一咧嘴，从嘴角儿挤出个十分之一的笑。至于那些小圈儿就不象这些大圈儿这么整齐一致了。他们多半是以讨论辩驳为主体，把脑瓜儿挤热羊似的凑在一块儿，低着声儿彼此嚼争理儿。此外单有一群歪戴帽，横眉立目的年青小伙子，绕着这些小圈儿，说俏皮话，打哈哈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招大家一笑，露露自己的精细。圈儿外边围着三五成群的巡警，都是一边儿高，一样的大手大脚，好象伦敦的巡警都是一母所生的哥儿们。

这群人里最出锋头，叫好儿的，是穿红军衣的禁卫军。他们的腰板儿挺得比图画板还平还直，裤子的中缝象里面撑着一根铁棍

儿似的那么直溜溜的立着。个个干净抹腻，脸上永远是笑着，露着雪白的门牙，头发剪得正好露出青青的头皮儿。他们是什么也不听，光在圈儿外边最惹人注目的地方站着，眼睛往四下里溜。站个三五分钟，不知道怎么一股子劲儿，就把胳膊插在姑娘的白手腕上，然后干跺着脚后跟，一同在草地上谈心去了。

青草地上的男男女女，也有脸对脸坐着的，也有搂着脖子躺着的，也有单人孤坐拿着张晚报，不看报，光看姑娘的腿的。一群群的肥狗都撒着欢儿乱跳，莫名其妙的汪汪的咬着。小孩儿们，有的穿着满身的白羊绒，有的从头到脚一身红绒的连脚裤，都拐着胖腿东倒西歪的在草地上跑来跑去，奶妈子们戴着小白风帽，唠里唠叨的跟着这些小神仙们跑。

马威站了好大半天，没心去听讲，也想不起上那儿去好。

他大概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。身量不矮，可是很瘦。黄白的脸色儿，瘦，可是不显着苦弱。两条长眉往上稍微的竖着一些，眼角儿也往上吊着一点；要是没有那双永远含笑的大眼睛，他的面目便有些可怕了。他的眼珠儿是非常的黑，非常的亮；黑与亮的调和，叫他的黑眼珠的边儿上浅了一些，恰好不让黑白眼珠象冥衣铺糊的纸人儿那样死呆呆的黑白分明。一条不很高的鼻子，因为脸上不很胖，看着高矮正合适。嘴唇儿往上兜着一点，和他笑迷迷的眼睛正好联成一团和气。

从他的面貌和年纪看起来，他似乎不应当这样愁苦。可是，他的眉毛拧着，头儿低着，脊梁也略弯着一点，青年活泼的气象确是丢了好些。

他穿着一身灰呢的衣裳，罩着一件黑呢大氅。衣裳作得是很讲究，可是老没有掸刷，看着正象他的脸，因为颓丧把原来的光彩减少了一大些。拿他和那些穿红军衣，夹着姑娘胳膊的青年比起来，他真算是有点不幸了。

无心中的他掏出手巾擦了擦脸；擦完了，照旧的在那里楞磕磕的站着。

已经快落太阳了，一片一片的红云彩把绿绒似的草地照成紫不溜儿的。工人的红旗慢慢的变成一块定住了的紫血似的。听讲的人也一会儿比一会儿稀少了。

马威把手揣在大氅兜儿里，往前只走了几步，在草地边儿上的铁栏杆上靠住了。

西边的红云彩慢慢的把太阳的余光散尽了。先是一层一层的蒙上浅葡萄灰色，借着太阳最后的那点反照，好象野鸽脖子上的那层灰里透蓝的霜儿。这个灰色越来越深，无形的和地上的雾圈儿联成一片，把地上一切的颜色，全吞进黑暗里去了。工人的红旗也跟着变成一个黑点儿。远处的大树悄悄的把这层黑影儿抱住，一同往夜里走了去。

人们一来二去的差不多散净了。四面的煤气灯全点着了。围着玉石牌楼红的绿的大汽车，一闪一闪的绕着圈儿跑，远远的从雾中看过去，好象一条活动的长虹。

草地上没有人了，只是铁栏杆的旁边还有个黑影儿。

2

李子荣已经钻了被窝。正在往左伸伸腿，又往右挪挪手，半睡不睡的时候，恍恍惚忽的似乎听见门铃响了一声。眼睛刚要睁开，可是脑袋不由的往枕头下面溜了下去。心里还迷迷糊糊的记得：刚才有个什么东西响了一声。可是，……

“吱——唧！”门铃又响了。

他把才闭好的眼睛睁开了一小半，又慢慢把耳朵唇儿往枕头上面凑了一凑。

“吱——唧！”

“半夜三更鬼叫门！谁呢？”他一手支着褥子坐起来，一手把窗帘掀开一点往外看。胡同里虽有煤气灯，可是雾下得很厚，黑咕笼咚的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吱——唧！”比上一回的响声重了一些，也长了一些。

李子荣起来了。摸着黑儿穿上鞋，冰凉的鞋底碰上脚心的热汗，他不由的身上起了一层小鸡皮疙瘩；虽然是四月底的天气，可是夜间还是凉渗渗的。他摸着把电灯开开。然后披上大氅，大气不出的，用脚尖儿往楼下走。楼下的老太太已经睡了觉，一不小心把她吵醒了，是非挨骂不可的。他轻轻的开了门，问了声：“谁呀？”他的声音真低，低得好象怕把外边的稠雾吓着似的。

“我。”

“老马？怎么一个劲儿的按铃儿呀！”

马威一声儿没言语，进来就往楼上走。李子荣把街门轻轻的对好，也一声不出的随着马威上了楼。快走到自己的屋门，他站住听了听，楼下一点声儿也没有，心里说：

“还好，老太太没醒。不然，明儿的早饭是一半面包，一半儿骂！”

两个人都进了屋子，马威脱了大氅放在椅子背儿上，还是一语不发。

“怎么啦，老马？又和老头儿拌了嘴？”李子荣问。

马威摇了摇头。他的脸色在灯底下看，更黄得难瞧了。眉毛皱得要皱出水珠儿来似的。眼眶儿有一点发青，鼻子尖上出着些小碎汗珠儿。

“怎么啦？”李子荣又问了一句。

待了半天，马威叹了口气，又舐了舐干黄的嘴唇，才说：

“我乏极了，老李！我可以在你这儿住一夜吗？”

“这儿可就有一张床啊。”李子荣指着他的床，笑着说。